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歐洲統合的地緣政治意涵

The Geopolitical Meanings of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doi:10.30390/ISC.201209_51(3).0003

問題與研究, 51(3), 2012

Issues & Studies, 51(3), 2012

作者/Author：吳雪鳳(Sheue-Feng Wu)

頁數/Page：55-8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2/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209_51\(3\).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209_51(3).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歐洲統合的地緣政治意涵

吳雪鳳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博士)

摘要

1951年歐洲首次在沒有流血戰爭的狀態中開始進行和平統合，此有別於歐洲歷史紛亂與戰爭的常態。從戰後、歐洲開始統合、歷經德國統一及蘇聯共產主義集團瓦解兩大地緣政治鉅變，到2007年歐盟最近一次擴大至今，統合過程中，歐洲國家之間及其與美國及俄羅斯（蘇聯）的權力互動關係，以及各強權與歐洲地理空間的互動關係對歐洲統合產生重大的影響與不同的地緣政治意涵。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國家處於美蘇對峙複雜的權力互動關係中，資源統合、採取共同立場（common position）與聯合行動（joint action）等模式，成為歐洲國家最佳的權力互動模式。然而，不論歐洲統合的程度為何，六十多年來歐洲國家之間的政治地理邊界因國家護衛其個別利益，依舊存在。歐洲國家對歐洲統合的期待除了經濟統合利益外，會員國的政治意圖也是統合過程中一股不容忽視的推動力。歐洲的權力互動關係對歐洲統合的影響至為關鍵，為此，本文採古典地緣政治學理論的研究途徑，以「空間或地理因素對人類或國家行為如何影響」為核心論述，從歐洲歷史巨觀的角度，進行歐洲統合的國際關係研究。

關鍵詞：歐洲統合、地緣政治、歐洲聯盟、北約、能源安全

* * *

壹、前言

在國際關係體系中，成員互動、權力分配與行動選擇是理解國際政治關係的重要因素。

自1648年主權國家地位確定以來，國家成為國際關係體系的主要行為者。以國家為互動成員主體，最大的特徵是國家所存在的地理空間不易變動，在特定的自然地理與生態環境之中，不同的環境對居住其間的人類生活產生重要的影響，尤其是社會生產關係；因此空間界定著國家的性質與所掌握的資源，而國家權力很大程度上由地理

與自然資源所決定。^①另一方面，領土的地理特質也會直接影響國家維護安全的方式，致使空間在國家的互動關係中扮演重要角色。^②所以，人類與空間之間存在著靈活的辯證關係：空間促進人類特性的形成，而人類的觀點、行為與勞動則不斷地改變空間。當然，地理空間與生態環境不能單獨且絕對地決定人類的生活，但卻對人類生活的可能性設定基本的框架，在這可能的範圍內人類面對有限的選擇，作出不同的決定，進而形成不同的生活。選擇權的大小，主要取決於地理環境與人類技術水準之間的相互關係，而技術水準又源自於人類為適應特定的環境所激發出來。^③因此，探究人類行為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回歸到自然地理空間與人類的互動過程，理解人類行為的動機。為此，作者希望在經濟與政治合作等因素之外，尋求其他途徑研究歐洲統合，期能對歐洲統合有更深入的了解。

有關歐洲統合較有系統的理論研究與歸納起自 1950 年代，如功能主義 (Functionalism)、自由政府間主義 (Liberal-intergovernmentalism)、制度主義 (Institutionalism)、聯邦主義 (Federalism)、新功能主義 (Neo-functionalism)、建構主義 (Constructionism) 及多層次治理 (Multi-level governance) 等研究。^④這些理論對歐洲統合的原因、過程及發展，有其重要的學術貢獻。作者試圖運用上述理論分析 2007 年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 EU, 以下簡稱歐盟) 東擴後，其邊界線沿著烏克蘭及白俄羅斯等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以下簡稱蘇聯) 國家停滯下來的原因，以及 2007 年法國在歐盟之外，籌組地中海聯盟 (Union for the Mediterranean) 之國際權力互動關係等議題，未能獲得充分的解釋，其中明顯缺乏研究歐洲國家與國際體系互動關係的分析架構，因此難以分析國際體系及各強權之間在歐洲互動關係的結構動力因素，與說明國際體系權力互動關係對歐洲統合的影響。

註① 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2001), pp. 156-158.

註② Nicholas J. Spykman,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4), p. 4.

註③ 張錫模，*聖戰與文明：伊斯蘭與世界政治首部曲 AD 610-1914* (臺北：玉山社，2003 年)，頁 30-31。

註④ 聯邦主義探討歐盟與會員國間權利關係的共同條約規範、歐盟組織的決策流程及超國家組織的建制：功能主義研究國際間如何透過合作，解決問題；新功能主義以超國家組織的建制、規畫組織的目標、範圍、功能與運作、組織內部權力結構、決策流程及對外關係等為其研究的核心；自由政府間主義探討國家如何透過政府間談判，達到統合的目的。制度主義研究制度在政治運作中的影響力；多層次治理分析超國家、國家、次國家及跨國家間之政治經濟統合的決策機制。參閱沈玄池、洪德欽編，*歐洲聯盟：理論與政策* (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1998 年)，頁 32-36。薛曉源、陳家剛編，*全球化與新制度主義* (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7 年)，頁 79-97。藍玉春，「歐盟多層次治理：論點與現象」，*政治科學論叢*，第 24 期 (2005 年 6 月)，頁 49-76。David Mitrany, *A Working Peace System*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6), pp. 70-71. And, Andrew Moravcsik, "Negotiating the Single European Act: National Interests and Conventional Statecraft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5, No. 2 (1991), pp. 15-26.

由於本文的目的為研究歐洲統合過程中，歐洲國家與國際體系的互動關係，特別是美國與俄羅斯（蘇聯）兩國的外交戰略，以及各強權之間的歷史與地緣互動關係對歐洲統合的影響。因此，本文透過古典地緣政治學研究途徑（Classical Geopolitical Approach），^⑤將「空間或地理因素對人類或國家行為如何影響」做為核心論述，^⑥由歐洲地理與歐洲歷史發展的角度，以及歐洲國家之間的權力互動關係著手，探討促成歐洲統合的地緣政治因素，以地緣政治學的視角了解當代歐洲統合的意涵。^⑦文章先討論古典地緣政治學之理論與現實及地緣政治學的特質，以此為基礎探討當代歐洲統合的起源，分析 1990 年代以降歐洲統合與兩大地緣政治鉅變（德國統一及蘇聯共產主義集團瓦解）的關係，以及歐盟外部美、俄兩大強權在歐洲的權力互動對歐洲統合的影響，整體性地論述地緣政治因素與歐洲統合的關係，以期更深入了解戰後 1945 年至 1989 年蘇聯共產主義集團瓦解前、1990 年至 2007 年歐盟最近一次擴大，以及 2007 年至今等三大階段的歐洲統合。

貳、地緣政治學之古典理論與特質

一、古典地緣政治學之理論與現實

古典地緣政治學研究途徑的基本立場是國家的位置非常重要，國家的行為植根於它們的地理位置。如，河川與海洋利於連結，有助於文化交流與商業形成；具交通運輸便利性的平原衍生出安全防禦的脆弱感，並因此培育出先發制人攻擊（Pre-emptive Strike）的戰略文化等。其代表如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以制海權觀念解釋歷史、^⑧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以機動力為主軸，認為陸權國掌控心臟地帶

註⑤ 地緣政治學的研究途徑以其興起的時間先後區分為古典（傳統，Classical）、現代（新古典，Neoclassical）與批判（後現代）三類，前兩類是延續的理論觀點。此一分類請參閱 Geoffrey Parker,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Croom Helm, 1985). 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Pinter, 1998). And, V. D. Mamadouh, "Geopolitics in the Nineties: One Flag, Many Meanings," *GeoJournal*, No. 46 (1998), p. 238. 吳志中，「地緣政治理論與兩岸關係」，*國際關係學報*，第 18 期（2003 年），頁 103~127。莫大華，「批判性地緣政治戰略之研究」，*問題與研究*，第 47 卷第 2 期（2008 年 6 月），頁 61。地緣政治學的發展歷經科技不斷進步，尤其是交通與通訊及核武製造等方面，貿易與戰略興盛，再加上冷戰時期意識形態對峙，領土的地緣戰略價值（如資源與進入海洋的通道等）成為主導因素，因而產生新古典地緣政治學派，但此一學派之理論不認為國家是有機體；批判地緣政治學則是批判前兩類的理論觀點。

註⑥ 此一核心論述請詳見本文「貳、地緣政治學之古典理論與特質」之「二、地緣政治學之特質」。

註⑦ 由於地緣政治的學說迭經發展，本文所提及之「地緣政治」一詞係採地緣政治學的一般特質及古典地緣政治學的觀點。有關古典地緣政治學理論及地緣政治學之特質詳見本文「貳、地緣政治學之古典理論與特質」。

註⑧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18).

(Heartland) 巨大的能量，^⑨隨著人類文明（科技）的發展而將其陸上權力擴展至沿岸地帶，驅逐海權，進而壓倒海權國家，以及史拜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提出「邊緣地帶」（Rimland）在全球政治中的重要性，主張新世界（美國）應與「心臟地帶」周邊諸國（即「邊緣地帶」諸國）共同合作，防止「心臟地帶」強權國家的勢力擴張。^⑩

古典的地緣政治思維中，麥金德的理論對近代國際關係的發展具有代表性與重要性。^⑪麥金德認為歐亞大陸，即其所謂的「心臟地帶」，是文明世界（Civilized World）最重要的部分，在定義上，誰控制心臟地帶，就能控制世界其他地區，因為心臟地帶聚集著全球最多的人口、資源與工業力量。在古典地緣政治學理論的核心論述中，世界政治的本質是誰控制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權力鬥爭。^⑫

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之交的戰略家們認為，全球支配可以透過兩種途徑來達成。其一是透過支配著歐亞大陸之大陸強權（Continental Power）或大陸強權組合的崛起，並據此成為世界的支配者。^⑬很明顯地，在二次世界大戰前，一個結合國家地位與領土安全受威脅的地緣政治危機感支配著美國，這個危機感綜合了麥金德、德國政治學家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國家擴大」、「經濟自足」、「泛區域」（Pan-regions）及「與蘇聯陸權同盟以支配世界」等地緣政治論述，^⑭

註⑨ 麥金德指出一自歷史記載以來，歐洲的權力鬥爭，即是圍繞著支配歐亞大陸內奧及北極海諸河流域：「軸心地區」（Pivot Area）的鬥爭。對海權國家而言，若能支配此一區域，即可消除來自內陸的陸權威脅；對陸權國家而言，若能控制此一區域，則能輕取位於半島的海權國家，因其被海洋包圍而無處可逃。麥金德將軸心地區視為是未來歐亞大陸強大帝國的心臟，1919 年後更將軸心地區擴及至易北河（Elbe River）及貝加爾湖（Lake Baikal）以東地區，將「軸心地區」改稱為「心臟地帶」。Halford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23, No. 4 (April, 1904), pp. 421-437. And, 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42).

註⑩ 參閱 Nicholas John Spykman,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史拜克曼所提出的邊緣地帶是指歐亞大陸邊緣陸權與海權接觸的地帶。

註⑪ Colin S. Gray, *The Geopolitics of Super Power*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8). pp. 4-12.

註⑫ 此一核心論述以麥金德的地緣政治思維：「統治東歐者，制霸心臟地帶；統治心臟地帶者，制霸世界本島；統治世界本島者，制霸世界。」為基礎。參閱 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p. 106. And, Michael Klare, "The New Geopolitics," *Monthly Review*, Vol. 55, No. 3 (July-August, 2003), pp. 53-54.

註⑬ Michael Klare, "The New Geopolitics," p. 54.

註⑭ 豪斯霍弗綜合麥金德的心臟地帶及海權與陸權對立理論、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與契倫的國家有機體論（Organic State Theory）等提出其論述，認為一個有生氣的國家不僅是擴張，還要依照國家的需要進入適當的領土範圍、經濟自給自足，在地理上結盟，及握有適當的國家空間結構的資金、權力、文化動力，及邊界成長等關鍵特質，並主張整個世界應被統合成泛美洲、大東亞、泛俄羅斯，及由德國為主導的泛歐洲等四大區域。參閱 Geoffrey Parker,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60, 72-75. And, Martin Ira Glassner and Harm J. de Blij, *Systematic Pol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80), p. 268, 270.

以及史拜克曼針對當時局勢所提出的「邊緣地帶」理論。^⑮其基本內容是：具有擴張野心的德國在豪斯霍弗擴展「生存空間」等理論基礎下，控制大陸歐洲與俄羅斯，連同控制中國與東南亞的日本，足以構成一個巨大的大陸強權，從而支配著天然資源豐富的歐亞大陸心臟地帶，制霸世界本島，並因此讓美國的地位邊緣化為次要強權。此深刻地影響美國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政府的政策，事實上，正是此一地緣政治戰略觀，刺激美國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戰，^⑯以維持美國與「邊緣地帶」國家的盟友關係，維護美國的國家地位與安全。

另一條邁向全球支配的途徑，是控制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亦即控制西歐、太平洋盆地與中東，據此圍堵任何崛起中的「心臟地帶」強權。^⑰此途徑深受麥金德與史拜克曼的地緣政治理論及美國外交官喬治·肯楠（George Kennan）所提出「圍堵」（Containment）觀點的影響。^⑱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決定在歐亞大陸邊緣地帶所有區域維持美國長久的軍事存在，就是受此全球支配途徑影響。此一決策即為著名的圍堵戰略，^⑲而這個戰略則體現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以下簡稱北約）、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 1948-1951）、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中央公約組織（CENTO）、美日同盟、美韓同盟，以及美臺協防條約之上。二次戰後的歐洲亦深刻地受到美國此一戰略的影響，該影響仍持續對目前歐洲內部的權力互動關係發生作用。

綜而言之，古典地緣政治學理論仍能適用於當今國際關係研究，最大的原因在於地緣政治學橫跨地理與政治兩大學科，其研究途徑會隨著各學科的一般分析架構而變化，以適應複雜的自然地理環境。^⑳如，麥金德不斷地修正其理論，從 1904 年「軸心地區」、1919 年「心臟地帶」到 1943 年跨越陸中大洋（Midland Ocean）—北大西洋連結美洲的「第二地理概念」（Second Geographical Concept）。^㉑理論的變化顯示：麥金德的理論邏輯雖無改變，但用來劃分心臟地帶界線的世界軸心地區的原始概念已經從移動場域（陸地部隊移動的區域）的角度轉變為一個以人、資源及內陸線為基礎的

註 ⑮ 史拜克曼將全球政治地理分為三大區域：歐亞大陸內陸的心臟地帶、新世界（美洲）與歐亞大陸邊緣陸權與海權接觸的邊緣地帶，認為支配心臟地帶無助於制霸世界，強調「邊緣地帶」在全球政治中的重要性。主張新世界（美國）必須支配邊緣地帶，或與邊緣地帶結盟。Nicholas J. Spykman, "Geography and Foreign Policy, I,"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2, No. 1 (Feb., 1938), pp. 28-50. Nicholas J. Spykman, "Geography and Foreign Policy, II,"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2, No. 2 (Apr., 1938), pp. 213-236. Nicholas J.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2). And, Nicholas J. Spykman,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註 ⑯ David Reynolds, *From Munich to Pearl Harbor: Roosevelt's Americ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Chicago: Ivan R. Dee, 2001). And, Michael Klare, "The New Geopolitics," p. 54.

註 ⑰ Michael Klare, "The New Geopolitics," p. 54.

註 ⑱ 肯楠是受到麥金德的「心臟地帶」理論及史拜克曼的「邊緣地帶」理論影響而提出此一論述。X,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Vol. 25, No. 4 (July, 1947), pp. 566-582.

註 ⑲ 1950 年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簽署「NSC68 號文件」（NSC68: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pril 14, 1950），就是以此概念確立美國對共產主義集團的圍堵戰略。

註 ⑳ Saul Bernard Cohen,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9), p. 12.

註 ㉑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Foreign Affairs*, Vol. 21, No. 4 (July, 1943), pp. 595-605.

「權力碉堡」(Power Citadel)。麥金德的理論發展反映出其地球觀的轉變，同時，也充分注意到包括空權技術的發展。將麥金德的觀點放在歷史與當代的角度來看，冷戰時期美國的圍堵政策是以麥金德 1904 年及 1919 年的心臟地帶理論為基礎，冷戰後美國的權力平衡目標更是來自麥金德 1943 年的全球觀。^②明顯地，歐洲地理特質與權力互動關係影響歐洲地緣政治的發展，而麥金德的地緣政治理論正足以解釋其變化的內在動力。

麥金德理論的變化可以佐證地緣政治學家科恩 (Saul Bernard Cohen) 所提出的論述——地緣政治學的視角是動態的，它會隨著國際政治體系及其運行環境的變遷而變化。在相當程度上，自然地理環境的動態因素是地緣政治形式與特徵變化的原因，亦即與環境的變遷及自然資源的發現或耗盡、人口與資金流動及長期的氣候變動等現象的變化有關。^③循此，以古典地緣政治學研究途徑分析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之適用性問題，麥克·克雷爾 (Michael Klare) 提出具體的說明——當今地緣政治學指的是國際政治權力間圍繞著領土、資源、重要地理據點 (如海港與河港、運河、河流、綠洲等)，以及其他財富與影響力之來源的競爭。整體而言，地緣政治競爭是過去幾世紀以來，全球政治變遷，尤其是全球衝突的主要驅動力之一。二十世紀中東、南非與其他地區，以及二十一世紀在伊拉克發生的事件與其他地區的危機，大多數與資源區域的支配密切相關。冷戰時期國際公開衝突的地理所在，與美國建構在古典地緣政治學理論上的地緣政治戰略息息相關。冷戰後，美國為預防競爭性強權的崛起，其以古典地緣政治學理論為基礎的地緣戰略仍持續進行。當前國際政治關係的發展仍受美國、俄羅斯、歐洲國家及中國等世界強權互動的影響，顯然，古典地緣政治學理論對現在所發生的事情仍具有解釋力，尤其是解釋美國、俄羅斯與歐洲國家的權力互動關係。^④

註② Saul Bernard Cohen,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6~19. And,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pp. 595~605. 1943 年麥金德的全球觀是因其認為球形的世界觀縮小了心臟地帶空間的尺寸與作用，而陸中大洋 (北大西洋) 反而是人類活動的焦點。世界主要的平衡不再是處於海權與陸權之間，全球權力平衡體系在五大區域中取得平衡：心臟地帶、北大西洋區 (陸中大洋)、古東方文明亞洲季風區的中國與印度、南大西洋盆地的南美洲與非洲，及將心臟地帶與陸中大洋區及其他地區分開來的「空白地幔區」(the Mantle of Vacancies)。

註③ Saul Bernard Cohen,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3~4. 有關地緣政治學動態觀亦可參考 Bert Chapman, *Geopolitics: A Guide to the Issues* (New York: Praeger, 2011), p. 3.

註④ 在杜魯門綱領 (Truman Doctrine)、艾森豪綱領 (Eisenhower Doctrine) 及卡特綱領 (Carter Doctrine) 基礎下，美國介入韓戰與越戰、控制中東及其石油，支持南非種族隔離 (Apartheid) 政權，目的在取得這些地區重要的利益與礦藏。2002 年 9 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明白宣稱——美國須採取必要的手段來預防競爭性強權的崛起，為此，美國的地緣政治戰略除了穩固控制歐亞大陸在歐洲與東亞的邊緣地帶外，更要確立包括波斯灣地區 (擁有全球三分之二的石油蘊藏量)、裏海盆地，以及中亞諸國等歐亞大陸中部南緣地帶關鍵區域的支配權。由此，美國對伊拉克之戰的目的是要確保美國在歐亞大陸的支配及防止任何潛在的競爭國崛起。參閱 Michael Klare, "The New Geopolitics," pp. 51~56. "The Truman Doctrine,"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history.state.gov/departmenthistory/short-history/truman>>. "The Eisenhower Doctrine, 1957,"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953-1960/EisenhowerDoctrine>>. Jimmy Carter,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1980," January 23, 1980, <<http://www.jimmycarterlibrary.gov/documents/speeches/su80jec.phtml>>. Dec 26, 2011. And,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2002).

二、地緣政治學之特質

地緣政治學 (Geopolitics) 一詞是 1899 年由魯道夫·契倫 (Rudolf Kjellén) 所創造，^⑤其重心為分析地理空間對政治關係的影響，是「從空間或地理面向來進行的國際關係研究」。^⑥有關地緣政治學研究的主要特質如下：

(一) 整體性與宏觀性的研究途徑

地緣政治學最基本的前提是空間在國家間相互關係中扮演重要的角色，^⑦空間固定國家之間相互位置，並界定國家之間互動作用力大小與方向。就宏觀的角度來看，人類歷史可說是由人類與地理空間互動，以及與不同的人類社會集合體在地理空間上互動而形成。基於此，地緣政治的研究著重於探討人類、地理空間與歷史之間的影響過程，並研究地理空間在人類歷史活動中的重要性。^⑧在這些過程中，尤其是國家與空間關係，支配是相當重要的焦點，也因此所有地緣政治學的研究，都以空間這一支配性因素做為基本的研究對象。就此一意義來看，地緣政治學是研究空間與政治互動的學科，將特殊的地理模式帶入政治史，構成一套有關空間關係與歷史因果關係的理論。^⑨

再者，地緣政治研究的整體性還表現在其探討人類的行為及其與地理空間之間的互動關係，對歷史、地理、經濟，及軍事等多重因素進行綜合研究，從國家、區域，以及全球範圍的地理空間與長時間歷史分析著手，對人類與地理空間的互動作出整體性的解釋。^⑩

運用此一研究途徑來研究歐洲的國際關係者，如麥金德從歷史的角度分析地理空間對歐洲人活動的影響，提出技術發展（火車等機動力）與資源控制（東歐與心臟地帶資源）的重要性，^⑪此有助於整體性與宏觀性地理解歐洲的權力互動關係。

註⑤ John O'Loughlin, *Dictionary of Geopolitic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4), pp. 93-95.

註⑥ 其原文為：“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a spatial or geographic perspective.” 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 5.

註⑦ Nicholas J. Spykman,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p. 4.

註⑧ 法國地緣政治學派強調人類、地理與歷史的互動過程。請參閱 Jacques Levy eds., *From Geopolitics to Global Politics: A French Connection*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1).

註⑨ 針對這一點 C. Dale Walton 提出：只有古典地緣政治學合併了現實政治中地理如何影響世界政治此一不變利益的核心假設。從而，古典地緣政治學可以進入一個巨大豐富的思想脈絡，精確地涉及千年，從修昔提底斯 (Thucydides) 到赫爾曼·康恩 (Herman Kahn) 對其所有戰略進行深刻的理解。C. Dale Walton, *Geopolitics and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ultipolarity and the Revolution in Strategic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2007), p. 20.

註⑩ 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p. 5-6, 80-95.

註⑪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And, 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二) 國家為國際體系中主要行為者

地緣政治學將國家視為國際體系中主要的行為者，^⑳強調國家利益與權力等觀念，並認為軍事力量、科技水準、人口、自然資源、地理位置等為評估國力的因素。如，契倫定義地緣政治學為：「將國家視為地理有機體或空間現象的學科」，以國家間相對的地理位置、領土特質及國家之間相互關係作為地緣政治研究的要素；^㉑豪斯霍弗認為：「地緣政治學是關於本國利益的國家科學，…。一種關於空間決定一切政治過程的學說，它以地理做為廣泛基礎，特別是政治地理。」；^㉒馬漢則以地理位置、國家領土的自然形態、領土範圍的大小、人口素質與數量、面向海洋或大陸的民族特性，以及政府的制度與政策等六要素，討論一個國家是否具備海權的潛在條件。^㉓上述論述如同大多數地緣政治論述都以國家為主要討論對象，將國家視為理解整體地緣政治進程的關鍵。當前以地緣政治與地緣戰略的角度來討論國際關係者，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論述相當著名。在其大棋盤（*The Grand Chessboard*）一書中，國家是其討論國際權力互動關係的主要行為者，而歐洲國家中法國、德國及俄羅斯因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對歐洲的地緣政治具有樞紐性的影響力。^㉔

在當代國際關係體系中，雖然非政府組織與區域統合行動日漸興盛，然而就現實環境來看，過去幾世紀以來國際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至今仍持續發生，主權國家依舊是國際權力互動關係的基本單位。再進一步分析地緣政治學的發展，隨著冷戰後全球權力互動關係改變、經濟全球化、科技進步及社會生產力快速發展等影響，地緣政治學亦有所變化。在地緣政治的基礎上，「地緣經濟學」（*Geoeconomics*）、「地緣政治經濟學」（*Geo-political-economy or Geopolinomics*）等論述相繼被提出，歸納這些變化，其間不變的是——這些理論皆視國家為國際體系的主要行為者。^㉕同時，也證明地緣政治學中以國家為主體的基本論述，仍適用於現今國際互動關係的研究。

(三) 「權力」與「空間」的核心觀

地緣政治學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此一客觀先存的地緣政治事實為核心概念，

註 ㉑ 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p. 7-8.

註 ㉒ John O'Loughlin, *Dictionary of Geopolitics*, pp. 93-95.

註 ㉓ qtd. in Saul Bernard Cohen,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1.

註 ㉔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註 ㉕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註 ㉖ 參閱 E.N. Luttwak, "From Geopolitics to Geo-economics, Logic of Conflict, Grammar of Commerce,"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20 (1990), pp. 17-24. Deborah Cowen and Neil Smith, "After Geopolitics? From the Geopolitical Social to Geoeconomics," *Antipode*, Vol. 41 No. 1 (2009), pp. 25, 42. S. Corbridge & J. Agnew, "The U.S. Trade and Federal Deficits in Global Perspective: An Essay in Geo-political Econom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No. 9 (1991), pp. 71-90. George J. Demko and William B. Wood eds., *Reordering the World: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21st Centu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And, V. D. Mamadouh, "Geopolitics in the Nineties: One Flag, Many Meanings," p. 238.

研究重心為國家權力與諸國間的權力關係，以國家的生存、安全與權力擴張植根於地理空間之上作為基本論述，^③因而被歸類為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理論。^③此類論述如科恩提出地緣政治研究的本質為——分析國際政治權力與地理環境的關係，且地緣政治觀點會隨著環境的變遷及人類對此變遷的解釋而有所變化。^④

從十九世紀至今，地緣政治學理論歷經不同階段的發展，^④也受到行為科學革命、社會與話語權、^⑤或後現代理論的影響，但地理空間因素對人類或國家行為產生影響，是不爭的事實與無法排除的因素。^④如批判地緣政治學家安格紐（John Agnew）及奧圖泰爾（Geróld Ó Tuathail）等人，亦以「權力」與「空間」等概念及其互動關係做為地緣政治學的研究基礎。^④

整體而言，以地緣政治學理論來研究國際權力互動關係，恰如地緣政治學家科恩所提出的觀點：「地緣政治學不應被當做是一個學派的思想，而是一個分析的模式，透過權力的流動將地理環境的意義及規模的多樣性與政治權力的運作聯繫起來」。^⑤因

註③ Colin S. Gray, *The Geopolitics of Super Power*, p. 15.

註④ 地緣政治學理論被歸類為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理論，係因其基本假設與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學派相同。如地緣政治學家史拜克曼被視為是現實主義者的代表之一。參閱 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pp. 63-65, 71-72, 75.

註⑤ Saul Bernard Cohen, *Geography and Politics in a World Divid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3-4, 29.

註⑥ 五個階段分別為：第一階段，帝國霸權競爭：以拉采爾、麥金德、馬漢、鮑曼（Isaiah Bowman）及契倫等為代表，探討帝國如何在全球地理範疇內獲取最基本的生存區域和最大範圍的成功，因而產生陸權與海權的爭霸；第二階段，德國地緣政治：以豪斯霍弗為主要代表，探討國家、生存空間、領土擴張及地理結盟等；第三階段，美國的地緣政治：以史拜克曼為代表，主張陸權與海權接觸的地帶在全球政治中的重要性，包括海洋歐洲、中東、印度、東南亞及中國等地，因其人口、資源豐富與其對海洋交通線的運用，成為控制世界的關鍵；第四階段，冷戰時期國家中心論與普遍性途徑：冷戰時期因為美國與蘇聯兩大集團對峙，地緣政治多從國家中心探討，包括肯楠的圍堵理論、布利特（William Bullitt）的骨牌理論（Domino Theory）、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連結與全球權力平衡政治、布里辛斯基基於歐亞大陸海權與陸權鬥爭的關鍵在於控制關鍵（Linchpin）國家等，最後則是多中心國際政治的體系、經濟全球體系及環境地緣政治等議題；第五階段，冷戰後的地緣政治競爭：冷戰後的地緣政治轉向尋找新世界的競爭對手，或者是全球的調和等兩派。詳見 Saul Bernard Cohen,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2-29.

註⑦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地緣政治學研究在國際關係的研究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戰後到 1960 年代末期其地位迅速衰退。此一變化的主因有二：第一是由於科技的迅速發展，特別是軍力投射能力的進步，使人們假設大陸與海洋的地理輪廓不再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第二是地緣政治學被德國納粹政權當作其對外擴張與侵略正當化的理論工具，因而遭受負面影響。然而，在這段時期，有關地理環境與政治、地理環境與國家安全戰略之關聯性的研究，從未中斷，只是改以政治地理學（Political Geography）之名，這種現象，尤其以美國與英國最為顯著。歷經這一段時期後，自 1970 年代起，「地緣政治」一詞逐漸在美國為首的英語世界被廣為使用。

註⑧ Nicholas J. Spykman, "Geography and Foreign Policy, II," p. 236. And, C. Dale Walton, *Geopolitics and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ultipolarity and the Revolution in Strategic Perspective*, pp. 19-20.

註⑨ John Agnew, Katharyne Mitchell, and Geróld Ó Tuathail eds., *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3).

註⑩ Saul Bernard Cohen,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2.

此，本文將「空間或地理因素對人類或國家行為如何影響」做為核心論述，由歐洲地理與歐洲歷史發展的角度著手，以古典地緣政治學的研究途徑來探討當代歐洲統合。

參、當代歐洲統合的起源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整個歐洲疲亂不堪，復甦經濟與提升國家地位促成二十世紀中期西歐國家進行統合的共識。此時期，重建是歐洲各國的首要任務，其次仍必須防止歐洲再有國家為擴大生存空間或取得地理空間支配權而再次引發戰爭。

一、歐洲重建與權力互動關係

1945年，在重建的主軸之外，防止戰爭再度爆發亦是一大重點。列強為了確保歐洲安全，分割戰敗德國，由美、英、法、蘇四國進行軍事占領，中斷德意志繼續以完整主權的方式存在。當時除了美國，歐洲三個主要國家，法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納粹德國侵略與占領，戰後整個法國幾乎無國力可言。英國於大戰期間為了擊敗德國，國力耗盡，仰賴美國援助才足以支撐戰事。戰後英國忙於處理本身龐大的財政缺口，需要借助美國的力量處理歐洲權力互動的事務。反觀蘇聯，在西方國家專注於國家重建而漠視東歐和平問題下，日漸擴張及穩固其在東歐的勢力範圍，成為比以前更為強大的歐亞陸權。

法國能夠成為德國的占領國之一，是英國外交策略極力操作的結果。戰後，英國為防止戰敗德國可能引發中北歐平原（Northern European Plain）地緣政治權力真空問題及共產主義擴張，希望能藉由歐陸國家間權力相互制衡，防患歐陸單一強權崛起，以確保英國的國家安全。為此，英國主張恢復法國的大國地位，希望法國能夠承擔制衡俄國與遏制德國再度崛起的責任。^⑥英國為了重建法國在歐洲軍事強國的地位，極力為法國爭取許多大國的待遇與地位。英國與美國達成協議，劃分其各自一部分在德國占領區的領土給法國、讓法國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擔任常任理事國職務，並恢復其在中南半島的地位及突尼西亞（Tunisia）與摩洛哥（Morocco）的保護國地位，使法國仍維持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國的角色。^⑦

英國以權力制衡的概念來防止蘇聯共產主義越過英吉利海峽向英國擴張。事實上，戰後疲弱的英、法等歐洲國家無力扼阻蘇聯的擴張行動，仍需大力仰賴美國在經濟與軍事各方面的支援。然而，當時美國的國力雖優於歐洲國家，但美國亦與歐洲國家一樣，處於戰後復原期，無法大規模投注軍力協防歐洲安全，故未對蘇聯採取具體的防患措施，因此給予蘇聯在東歐擴張的機會。

註⑥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53), pp. 252-253, 351-353. And, Joseph Frankel,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45-1973*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89-96.

註⑦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 366.

1945 年初蘇聯將德國奧得河 (Oder) — 奈塞河 (Neisse) 以東地區納入共產主義集團的勢力範圍，視德國為其控制歐洲的踏板。^⑧接續，發生 1946 年伊朗問題。^⑨同年，蘇聯在德東成立「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Socialist Unity Party of Germany, SED)，要求參與西方占領區事務與管理魯爾區的行政權，^⑩目的在驅使美國勢力退出歐洲與降低美國對歐洲經濟的干涉。同時，蘇聯積極地擴張共產主義勢力範圍，從德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到羅馬尼亞等十一個中、東歐國家，迅速地組建其衛星國體系，建造地理防衛地帶 (Cordon Sanitaire) ^⑪以補救其領土西側易受攻擊的弱點。另外，蘇聯還向亞洲擴張，並觸及土耳其與伊朗等波斯灣中東國家油源利益的角力問題，使其與英、美等西方國家的衝突公開化。^⑫

蘇聯共產主義與西方民主政治意識形態衝突的攻防及能源角力問題，使美、英等西方國家發覺蘇聯的發展似乎證實了麥金德等地緣政治學家的預言：一個龐大的軍事強權控制歐亞大陸「心臟地帶」，並繼續向邊緣地帶擴張，^⑬因而逐漸發展出英、美兩海權國家帶頭對抗蘇聯陸權的全球權力對峙行動。

二、美、蘇對抗與歐洲地緣政治

1940 年代末期起，美國大力介入歐洲事務，最大原因是美國感受其海外利益及國家安全受到蘇聯威脅。

此一威脅主要來自蘇聯的地理位置及其擴展共產主義勢力範圍的積極作為。蘇聯的領土橫跨歐亞大陸，東側緊臨太平洋，南方接近伊朗及中東等油源地區，西邊則鄰接東歐。蘇聯的地緣關係之所以帶給美國威脅感，首先，在於太平洋是美國通往東南亞、南亞及中東等重要的能源運輸通道；其次，二次大戰後歐洲國家是美國最大的戰債債務國，雙方政治與經濟關係密切；再者，美國對伊朗及中東等地區的原油日益倚賴。另外，再加上此時期蘇聯在中、東歐地區地位強大，且美國政府極為倚重的學者專家里普曼 (Walter Lippmann) 與史拜克曼等人提出蘇聯對東歐地緣政治具有野心的

註 ⑧ René Albrecht-Carrié,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pp. 615-616.

註 ⑨ 大戰後期，英、蘇兩國共同占領伊朗，目的為向蘇聯運送戰爭物資。戰爭結束後，蘇聯並未依約撤出伊朗，並將伊朗納為勢力範圍，在伊朗北部靠近蘇聯邊境處建立亞塞拜然 (Azerbaijan) 與庫爾德 (Kurdistan) 自治人民共和國。後英國將此議題提交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處理，1946 年在美國強力堅持下，蘇聯撤退，伊朗恢復主權。Alan Bullock, *Hitler and Stalin: Parallel Liv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3), pp. 914-915. And, Joseph L. Noguee, Robert H. Donaldson, *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4), pp. 82-83.

註 ⑩ Hermann Kinder and Werner Hilgemann, *The Penguin Atlas of World History Volume 2: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Present*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p. 249, 253.

註 ⑪ John O'Loughlin, *Dictionary of Geopolitics*, p. 52.

註 ⑫ 洪丁福，德國的分裂與統一：從俾斯麥到柯爾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年)，頁 194-196。及 Joseph L. Noguee, Robert H. Donaldson, *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pp. 70-76. And, J. M. Roberts, *The Penguin History of Europe*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7), p. 582, 641.

註 ⑬ 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pp. 55-58, 106.

觀點等訊息，帶給美國政府——其國家安全威脅來自擴張中的蘇聯。^{⑤4}爾後，隨著蘇聯製造出原子彈及 1950 年韓戰爆發，美、蘇兩大海權與陸權的互動關係更為惡化。

蘇聯從對土地控制的角度來處理國家安全問題，由於其地理特質具有控制歐洲邊緣地帶的潛能，如果同時擴張其對遠東的支配，對美國這一全球性的海洋強權而言，將面臨海洋利益通道受到極端威脅的處境。為此，美、蘇對抗與爭奪勢力範圍迅速在全球範圍內展開，此使美國傳統以海洋作為國家安全、戰爭以及和平的戰略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必須尋求新的戰略來保障國家安全。在「圍堵」觀點的基礎下，美國發展出新的全球戰略——即美國的安全最終取決於歐亞大陸的權力互動關係，因此美國將歐洲大陸視為護衛其本國領土安全的壁壘。^{⑤5}

1948 年美國國會通過馬歇爾計畫協助歐洲國家進行戰後重建，並將德國視為其所有計畫的核心，一方面防患德國再次威脅歐洲秩序，同時阻擋共產主義與蘇聯在歐洲的擴張，透過史拜克曼「和平地理學」(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的概念與喬治·肯楠的圍堵理論，經由土地控制的角度對蘇聯進行和平阻斷，建造一個非軍事與非侵略性的圍堵。^{⑤6}這計畫使德國西部與蘇聯占領區分隔，融入西歐經濟與政治組織網絡。1949 年北約在不損害美國國家安全條件下成立，是為確保美國實力所設計出來的一種美、歐關係互動模式，也是美國地緣戰略的延伸。同年，歐洲出現兩個新德國，^{⑤7}東、西方冷戰正式展開。1955 年蘇聯成立華沙公約組織 (Warsaw Pact) 對抗北約。

美國透過歐洲復興計畫與重新武裝，強化其大西洋彼岸的安全邊界線。基於德國西部原有的工業基礎及魯爾區 (Ruhr) 豐富的煤對整個西歐經濟重建與政治穩定具有關鍵性的作用，為此，美國主導將西德納入歐洲的重建工作，結合歐洲既有的經濟與科技基礎，建造以美元為主導的資本主義經濟市場結構，並重建符合美國理念與利益的歐洲戰略與經濟地位，防止如德國地緣政治學家豪斯霍弗所提出的泛歐洲區域觀：即蘇聯與德意志地理空間結合而形成新歐亞領域。^{⑤8}美國與蘇聯的對峙關係，使歐洲成為此兩大海權與陸權冷戰的戰場，也為歐洲國家帶來強大且另類的地緣政治制約力，這股力量限制歐洲國家部分的權力互動關係。在美國強勢主導的地緣政治壓力下，英、法兩國同意西德重建，但主要是換取美國協助西歐國家對抗共產主義集團擴張的

註 ⑤4 蘇聯於 1945 年時期在歐洲所取得的地位強過任何時期之因，在於能夠對蘇聯產生扼阻作用的哈布斯堡王室與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已經不存在，而大英帝國國力耗盡，法國又正值復原期，因而蘇聯在中、東歐具有戰略性的優勢。Nicholas J.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pp. 123-128. And, Brian W. Blouet, *Geopolitics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 2001), p. 120.

註 ⑤5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的全球戰略正式形成，同時因其經濟、軍事和政治實力大幅超越歐洲國家，繼而崛起為國際關係的權力中心。參閱「NSC68 號文件」。

註 ⑤6 Nicholas J. Spykman,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And, X,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pp. 566-582.

註 ⑤7 從此時期至 1990 年 10 月 3 日兩德統一前，兩個新德國分別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西德) 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東德)。本文於 1945 年至 1990 年德國統一前所稱之德國係指西德。

註 ⑤8 Michael Heffernan, *The Meaning of Europe: Geography and Geopolitics* (New York: Arnold, 1998), p. 135.

安全承諾。⁵⁹

三、戰後歐洲自力救濟與統合

在此全球戰略構想下，美國依照其意識形態與利益處理戰敗德國的問題，塑造德國成爲美國在歐洲的附庸國，充分利用德國地理位置的特質做爲美國圍堵政策的操作核心，將其打造成西方集團對抗蘇聯共產主義集團擴張最前線的堡壘。

西德恢復國力，最擔憂的國家當屬曾被德國兩度入侵的法國，但是戰後法國處於弱勢地位，無法針對德國問題採取任何獨立策略。以法國立場來看歐洲事務的發展，不免會有美國強力介入與英國態度過度親美的現實考量，爲此，法國只能採取第三條路線，主導歐洲統合。⁶⁰在美、蘇對峙張力下，法國以歐洲國家的權力與資源統合的力量做爲後盾，謀求法國的外交自主空間。另一方面，統合對西歐國家而言，是復甦經濟、提升國家地位及防止戰爭的方法。

法國此一提議受到美國支持，最大的原因在於——美國政府認爲在北約大框架下，支持歐洲統合，可使西歐成爲一個更有效對抗蘇聯的伙伴。⁶¹因此，在德國被占領與分割的同時，法國得以利用鄰國的虛弱與美國的安全保證來打造一個全新的歐洲。此除了徹底解決德國問題，還可將德國西部最具經濟潛能的重工業區整併入歐洲統合的大架構內，尤其薩爾與魯爾兩大煤、鐵產區，使法國可以利用德國的資源進行復興。⁶²1951年法國與義大利、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及西德簽訂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協定。⁶³戰爭災難與歐洲虛弱成爲法國能夠帶動歐洲統合運動的最根本原因。在歐洲地緣政治中，歐洲首次在沒有流血戰爭的狀態中開始進行和平統合，此有別於歐洲歷史紛亂與戰爭的常態，其中最大的關鍵在於德意志地區地緣政治的真空與美國外力的介入。

1945年後的特殊環境與隨後幾年的冷戰事實，使歐洲地緣政治的戰略空間從歐亞地區變成全球範圍。⁶⁴整個歐洲大陸被美、蘇兩大強權操控，歐洲國家必須在這東、西分裂緊繃的氛圍下，謀求自我生存與發展之道，一方面尋求重新組織歐洲的方法與挽救歐洲的世界地位，另一方面更要避免成爲美、蘇兩國可能引爆熱戰的戰場。

註⁵⁹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93, 195~196.

註⁶⁰ Geoffrey Parker, *A Political Geography of Community Europe* (London: Butterworths, 1983), p. 6.

註⁶¹ Hajo Holbor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World Politics*, Vol. 6, No. 1 (Oct., 1953), pp. 1~30.

註⁶² 此一觀點不論是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的軍事強硬占領支配路線，或莫內（Jean Monnet）的經濟安全路線，基本上都是以法國國家利益爲出發點，只是手段不同而已。參遠藤乾編，*歐洲統合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0年），頁118~119。

註⁶³ 協定中將西歐的煤、鐵生產等主要工業資源統合交付超國家權威機制管理，藉由移除關稅與技術障礙及改善市場機制，達到以經濟理性化克服未來德、法可能發生衝突的政治目的。歐洲煤鋼共同體明顯地解決了自1918年以來薩爾（Saar）盆地資源的控制問題，更重要且立即的外交結果是正式將西德併入新的國際架構。

註⁶⁴ Brian W. Blouet, *Geopolitics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133.

肆、1990 年代以降之歐洲統合

二次大戰後特殊的時、空背景促成歐洲國家統合，此幫助西歐國家復甦經濟與提升國家地位，同時也為歐洲帶來和平，終止戰亂的歷史常態。然而歐洲統合不到五十年的時間，當初被列強以確保歐洲安全為由而分割的德國，在美、蘇兩國的支持與不干預政策下，於 1990 年統一，並牽動 1991 年蘇聯解體及共產主義集團華沙公約組織的瓦解。這些地緣政治變動使得 1991 年後歐洲內部的權力互動關係產生巨大的變化，當然也對歐洲統合造成重要的影響。

具體而言，由於歐洲權力互動場域由西歐擴大到整個歐洲，歐洲內部的權力互動關係及其與外部強權的互動關係等變化，對歐洲統合具關鍵性的影響力。

一、從冷戰到歐洲地緣政治的鉅變

冷戰時期西歐統合對美國而言，是屬於經濟面向的統合，至於軍事方面則是統合在美國主導的北約大框架下。然而歐洲國家的構想超越了美國的思維，莫內（Jean Monnet）提倡歐洲統合的目的是希望隨著歐洲經濟統合，逐漸從國家轉移其功能到超國家控制，促進歐洲政治與軍事聯盟，使歐洲區域組織藉由統合超越地緣政治的限制因素。當然，統合最大的目的是力圖重振歐洲，並讓歐洲人產生歐洲為一整體的自然情感與思想，避免再次發生歐洲大戰。^⑤ 1957 年歐洲統合從「歐洲煤鋼共同體」，擴大到歐洲共同體（以下簡稱歐體）的統合。^⑥

從統合初期到 1989 年之間，排除蘇聯及被蘇聯納入共產主義集團的中、東歐國家，歐洲國際關係以西歐為主要的權力互動場域，法國主導為其權力互動模式。歐洲統合在歷經 1960 年代法國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政府將歐體視為法國重新恢復世

註⑤ Jean Monnet, trans. by Richard Mayne, *Memoirs*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78), pp. 318-446. William Anthony Hay, "Geopolitics of Europe," *Orbis*, Vol. 47, Issue 2 (Spring, 2003), p. 309.

註⑥ 六個創始會員國在「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之後，再分別簽訂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與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 Euratom）條約，即羅馬條約（Treaties of Rome）。自此以後到歐洲聯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生效前，加上「歐洲煤鋼共同體」，這三個共同體總稱為歐洲共同體（歐體）（European Communities, EC）。1993 年歐洲聯盟條約生效後，歐體改稱為歐洲聯盟，而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由“European Community”一詞取代。參照“Treaties of Rome,” *Eurofound*, <<http://www.eurofound.europa.eu/areas/industrialrelations/dictionary/definitions/treatiesofrome.htm>>, Dec. 13, 2011. “The Original Treaties,” *Europedia. moussis.eu*, <http://europedia.moussis.eu/books/Book_2/2/2/1/index.tkl?all=1&pos=19>, Dec. 13, 2011. And, Article A, Title I Common Provisions, and Article G (1), Title II Provisions Amending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With a View to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2).

界地位的工具時期、^⑦ 1973 年、1981 年及 1986 年三次擴大組織，^⑧ 及 1987 年歐洲單一法 (Single European Act) 生效，西歐國家完成歐洲單一市場與歐洲政治合作等法律基礎之後，1989 年起歐洲進入另一階段的統合。歐體在內部單一市場計畫推動下，開始加速其統合的進程，向經濟暨貨幣聯盟及政治聯盟邁進，^⑨ 歐洲聯盟條約於 1993 年正式生效。在一連串急速統合進程下，歐洲發生兩大權力互動關係變化，其一是德國統一，另一則是蘇聯共產主義集團崩解，而這兩大鉅變亦為歐洲統合帶來地緣政治意涵的轉變。

1990 年德國統一，其背後的權力互動關係是——美國的強權支持與蘇聯的不干預政策，^⑩ 以及德國強大的民意與富強的經濟支撐力。不同於歐洲統合，在德國統一與否的議題中，法國不具有主導地位，而現實條件也使法國根本無法阻止德國統一。在整個歐洲地緣政治大棋盤上，歐洲的權力互動關係已經顯現出其變動的端倪。

德國統一，這一變動牽動著 1991 年蘇聯解體及共產主義集團華沙公約組織的瓦解，致使歐洲的地緣政治也隨之改變。此意謂著西方人眼中的歐洲，其東邊界線沿著美國為防止蘇聯勢力從「心臟地區」向外擴張的圍堵牆，即西德的邊界線，開始裂解。二十世紀末歐洲新秩序終結了西歐代表歐洲的同義詞，就地緣政治而言，四個國家自歐洲大陸地圖消失，產生十四個新的國家，^⑪ 「歐洲」回復到 1945 年前的歐洲，再度合括中、東歐地區。

德國統一後所出現的新地緣政治，使法國對其影響力降低而感到不安，為因應歐體東側外部環境的巨大變化，法國視深化歐洲統合、加強歐洲認同與能力為約束德國

註 ^⑦ 法國總統戴高樂曾有下列見解：「什麼是歐洲的目的？它應該是准許我們逃離美國人與俄國人的控制，…。歐洲對法國而言是一個工具，是法國藉以重新獲得自滑鐵盧以來曾經失去世界第一的國家地位的工具。」當時法國為塑造一個以法國為領導中心的歐洲，獨立於美國權力控制及軍事與文化影響力之外，於 1963 年及 1966 年兩次杯葛與美國有親密盟友關係的英國加入歐體，並於 1966 年主導歐體通過「盧森堡折衷案」(Luxembourg Compromise)，立下歐體在重要事項中採取一致決的規定。Alain Peyrefitte, *C'était de Gaulle* (Paris: Fayard, 1994), p. 159, qtd. in Rockwell A. Schnabel, with Francis X. Rocca, *The Next Superpower? The Rise of Europe and Its Challenge to the United State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5), p. 67. And, J. M. Roberts, *The Penguin History of Europe*, p. 625.

註 ^⑧ 英國、愛爾蘭、丹麥、希臘、西班牙及葡萄牙先後成為歐體會員國。

註 ^⑨ 1989 年 12 月歐洲理事會 (The European Council) 於法國史特拉斯堡 (Strasbourg) 召開，決議於 1990 年前召開政府間會議，討論修改羅馬條約，建立歐洲政治聯盟。1990 年 4 月都柏林 (Dublin) 高峰會同意以共同途徑 (Common Approach) 來面對德國統一；同年 6 月再次於都柏林舉行高峰會確立實現內部單一市場、經濟暨貨幣聯盟與政治聯盟三大目標。Europa, <http://europa.eu/abc/history/1980-1989/1989/index_en.htm>, and <http://europa.eu/abc/history/1990-1999/1990/index_en.htm>.

註 ^⑩ 1987 年起蘇聯必須同時應付其嚴重的經濟與政治問題，為換取西德巨額的經濟援助，蘇聯對兩德統一採取不干預政策。W. R. Smyser, *From Yalta to Berlin: the Cold War Struggle over Germany* (London: Macmillan, 1999), p. 311. And, F. Stephen Larrabee, "The View from Moscow," *The Two German States and European Securi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 pp. 196-197.

註 ^⑪ 消失的國家是：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新產生的國家為：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白俄羅斯、烏克蘭、摩爾多瓦 (Moldova)、俄羅斯、斯洛伐克、捷克、斯洛文尼亞、克羅埃西亞 (Croatia)、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 (Bosnia-Herzegovina)、塞爾維亞—蒙特內哥羅 (Serbia-Montenegro)，以及馬其頓 (Macedonia)。

的策略，目的在中立化德國日漸增強的權力。整體而言，1990年開始進行的「歐洲貨幣聯盟計畫」最能平撫德國對法國所帶來的強大威脅感，^⑦因為這代表德國願意接受主權被分割、共享（pooling）、讓渡及委託等更高層次的制約。再者，由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內政暨司法合作機制及經濟暨社會統合三大支柱（Three Pillars）組成的歐盟條約，更可視為是解除統一德國可能帶給歐洲安全隱憂的安排，也是法國將德國勢力整併進國際機構，以確保法國對歐盟的主導權，並維持歐洲在迅速變動中權力平衡的表現。^⑧

另一方面，歐洲貨幣聯盟與政治聯盟等深入統合對大部分歐盟會員國而言，具有制衡美元、穩定匯率及因應全球化等共同利益，同時也打造歐洲內部穩定的基礎。二十世紀中期以前的歐洲飽受戰爭之苦，二次大戰後是歐洲難得長時間的和平穩定時期，西歐各國自然不願意此一現狀受蘇聯解體後外部不穩定環境所影響。為此，被麥金德認為具有「制霸心臟地帶」特質的東歐地區，^⑨被多數西歐國家認為是維持歐洲和平穩定秩序的關鍵。大部分歐盟會員國欲藉由歐盟擴大來打造中、東歐國家的西方民主政治模式，以確保這些國家的穩定發展。^⑩

二、1993年後歐洲的權力互動與統合

（一）歐盟東擴與會員國立場

1991年後歐洲另一具體且明顯的改變是歐盟內部的權力互動關係，尤其統一的德國在歐盟的角色。此時，歐洲權力互動場域擴大到整個歐洲，而法國主導歐洲統合的權力互動模式已有所改變。

1993年後歐洲統合以歐盟擴大為首要議題，其過程凸顯中、東歐國家的地緣政治特質與德國強權領導的角色。由於德國是西歐國家中唯一與中、東歐前蘇聯共產主義集團國家有地理接壤的國家，切身危機感促使德國採取積極行動。就德國的立場來看，歐盟東擴，最清楚的是統一的德國不再是歐盟東側的邊界國，取而代之的是——德國成為政治中心。^⑪另外，在貿易與投資方面，歐盟擴大，地理優勢會帶給德國比其

註⑦ 歐洲貨幣統合分三期完成：1990年7月第一期建立歐洲「匯率機制」；1994年6月建立「歐洲貨幣制度」（European Monetary Institute, EMI）；第三期在1998年建立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

註⑧ Peter J. Katzenstein eds., *Tamed Power: Germany in Europ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8~9.

註⑨ 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p. 106.

註⑩ Adrian Hyde-Price, *Germany and European Order: Enlarging NATO and the EU*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2000), pp. 130, 173.

註⑪ 此為德國政府的公開宣言，見“Erklärung der Bundesregierung über die Erweiterungsverhandlung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Bulletin des Presse- und Informationsamtes der Bundesregierung*, 11 March 1994, pp. 217~218. qtd. in Max Otte with Jürgen Greve, *A Rising Middle Power? German Foreign Policy in Transformation, 1989-1999*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pp. 144~145.

他西歐國家更具體的經濟效益，^⑦並在中、東歐創造一個單一市場區域，提供其廉價與具有高技術素質的勞工。藉由歐盟的統合與擴大，德國可以在歐洲經濟互補的環境中自然地掌握歐洲地緣政治與經濟資源，增加德國的安全，且避免喚起歐洲人對德國會強力汲取歐洲資源的歷史記憶。這一成果是長期以來德國用武力所無法取得的，沒有俾斯麥德國外交政策的複雜操作方式，卻符合豪斯霍弗的理論基礎。^⑧

東擴對歐盟而言，必須付出相當大的政治統合與預算問題等代價，但是其所帶來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等實質利益卻是難以阻擋的發展趨勢。然而在此實質利益的基礎之下，歐盟內部存在著贊成東擴與反對東擴兩大勢力，在擴大與深化統合之間進行角力。

歐盟原會員國中，法國對歐盟東擴最不感興趣，因其以圍堵北非基本教義派的伊斯蘭武力、移民等議題為優先處理政策。更大的原因是，基於防止德國的影響力透過中、東歐新加入的會員國而更強大，屆時德國的影響範圍將擴大為一億八千萬人口，此加重法國必須同時面對來自歐洲大陸與海洋不同的地理空間的權力互動壓力。^⑨為此，法國強烈要求地中海國家加入，做為歐盟內部權力平衡的布局。^⑩反觀英國惟恐歐盟過度深化統合，會嚴重損害其國家主權與國家利益，而贊成歐盟向東擴張。因為歐盟擴大後會員國數增加，反而會使其繼續深化統合的速度變慢，切合英國對歐洲統合止於政府間協議的期待。^⑪

（二）擴大統合與德、法的權力互動關係

歐盟為平撫以法國為首主張加速歐盟深化統合的國家之憂慮，在 1995 年通過「巴塞隆納進程」（Barcelona Process），加強歐盟與地中海國家之間的合作關係，並規畫於 2010 年成立「歐洲—地中海自由貿易區」，以促進地中海周邊國家的穩定與發展。

註⑦ 在歐盟十個新會員國中，德國在其中八國（波羅的海三國、捷克、匈牙利、波蘭、斯洛伐克及斯洛維尼亞）的貿易關係中居領導地位。參閱 Klaus Naumann,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O and the Shaping of European Security," Center for Strategic Decision Research (CSDR), December 21, 2003, <<http://www.csdr.org/95Book/Naumann.htm>>. And, Christian Keuschigg, Mirela Keuschigg and Wilhelm Kohler, "The German Perspective on Eastern EU Enlargement," *University of Saarland Economic Series No. 0007*, March 2000.

註⑧ 豪斯霍弗深信麥金德的心臟地帶論述，深知東歐為關鍵要素，他從拿破崙的教訓得知以武力來控制心臟地帶是很危險的。所以，德國在歐洲最佳的權力互動關係是結盟，不是樹敵，因此，控制心臟地帶不是靠武力征服，應該通過外交與秘密手段來完成。參閱 Geoffrey Parker,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70.

註⑨ 豪斯霍弗在說明地理位置重要性時，以法國為例提出：法國必須同時面對來自大陸與海上不同需求的地理空間壓力。Geoffrey Parker,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61.

註⑩ Max Otte with Jürgen Greve, *A Rising Middle Power? German Foreign Policy in Transformation, 1989-1999*, pp. 78-79, 153, 155.

註⑪ 英國在歐盟統合過程中極力維護主權，向來有「難以相處的伙伴」之稱，如保留（put-out）歐盟條約中社會政策與貨幣聯盟條款對英國的適用。另，英國為維持其國家利益，與歐體所發生的爭執事件可參閱 Stephen George, *An Awkward Partner: Britain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在此協商基礎下，2001 年歐盟會員國完成尼斯條約 (Treaty of Nice) 簽署，為歐盟東擴與機構改革等問題定調。2002 年歐盟完成歐洲貨幣統一，^⑧ 2004 年 5 月歐盟進行第五次擴大，其新會員國除中、東歐國家外，還包括塞浦路斯 (Cyprus) 與馬爾他 (Malta) 兩地中海國家，此一結果是應法國對歐洲權力平衡強烈要求而來。^⑨

從法國的角度來看，歐盟東擴滿足了德國的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利益，卻加深法國對歐洲內部權力逐漸傾向德國的不安。具體而言，2004 年法國的人口與經濟實力大約比德國少三分之一，^⑩ 再加上歐盟的制度安排直接反映法、德兩國權力的消長；在尼斯條約擴大議定書的分配下，德國在歐洲議會的席次中占九十九席，法國為七十二席；在歐盟理事會 (Council of European Union) 的加權投票分配中，法、德兩國皆擁有二十九票。^⑪ 這些事實證明德國有能力與法國競爭自二次大戰以來法國對歐洲統合的主導權。又，1995 年後歐盟忙於東擴等事務，使得歐盟與地中海國家之間的合作關係並沒有很大的進展。縱使歐盟已經對「巴塞隆納進程」計畫挹注兩百億歐元，也沒有多大的助益。就現實面來看，歐盟無法滿足法國所期待的歐盟內部權力配置，促使法國以歐洲地緣政治做為其操作法則，進行地中海地區擴張勢力行動。2007 年 7 月法國薩科齊 (Nicolas Sarkozy) 政府仿效歐盟，以法國為核心，排除德國在內的一些歐盟會員國，僅連結地中海沿岸十六個南歐、北非及部分中東國家籌組地中海聯盟，欲扮演連結歐洲與非洲的樞紐角色。^⑫ 法國欲透過此聯盟擴張其在地中海地區的影響力，掌握北非豐富的石油與天然氣資源，及廉價的勞力與原物料，企圖藉此聯盟平衡歐盟東擴後德國在中歐所增加的影響力。

為此，德國以法國分裂歐盟做為回應，發動歐盟會員國全程參與地中海聯盟行動，破壞法國計畫。2008 年 3 月歐盟高峰會通過地中海聯盟成員應擴及所有歐盟成員

註 ⑧ 除了英國、丹麥與瑞典外，歐元 (Euro) 成為歐盟其餘十二個會員國唯一的法定貨幣。

註 ⑨ Dimitris K. Xenakis and Panayotis J. Tsakonas, "Union for the Mediterranean National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 *Hellenic Studies*, Vol. 17, No. 2 (2009), pp. 27-28. And, Marco Overhaus, Hanns W. Maull, and Sebastian Harnisch eds., "The New Neighbourhood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Perspectives from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France, Germany, Poland, Ukraine, and Moldova," *Foreign Policy in Dialogue*, Vol. 7, Issue 19 (2006), pp. 21-25, <<http://www.deutsche-aussenpolitik.de/newsletter/issue19.pdf>>. July 10, 2011. 此次加入歐盟的中、東歐新會員國包括：捷克、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斯洛伐克及斯洛維尼亞。

註 ⑩ 2004 年法國總人口數為 60,200,000 人，德國總人口數為 82,500,000 人。法國的 GDP 為 1,659 百萬歐元，德國的 GDP 為 2,216 百萬歐元。法國的貿易出口額為 338.7 百萬歐元，德國的貿易出口額為 725.1 百萬歐元。法國的貿易進口額為 345 百萬歐元，德國的貿易進口額為 573.9 百萬歐元。Statistical Off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Europe in Figures — Eurostat Yearbook 2006-07* (Luxembourg: Office of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6), p. 51, 153, 171.

註 ⑪ Commission press-releases Memo (03)23 (Jan. 31, 2003).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MEMO/03/23&format=HTML&aged=0&language=EN&guiLanguage=en>>.

註 ⑫ "Speech by President Sarkozy Before the Students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Applied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Tunis, 30 April 2008)," 3 Dec. 2009, <http://www.diplomatie.gouv.fr/en/european-union_157/eu-in-the-world_1491/union-for-the-mediterranean_6417/speech-by-president-sarkozy-at-the-national-institute-of-applied-sciences-and-technology-30.04.08_11447.html>

國，並弱化其組織架構，僅保留一個共同主席職位與一個小規模的祕書處，及歐盟與地中海聯盟的定期高峰會。⁸⁷總之，在新歐洲地緣政治互動關係中，法國不得不承認其在歐洲統合的主導角色正逐漸淡化，且勢力正逐漸衰微。

綜而言之，自德國統一與蘇聯共產主義集團瓦解後，歐洲統合受到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歐洲國家同時以深化統合及運用國家間權力統合的方式擴大歐洲集體行動的範圍，為歐洲可能面臨的問題尋求解決之道，以確保歐洲的和平與安全。此時期歐洲的自然地理空間是不變的，變的是其政治地圖與權力互動關係。法國對統合的主導地位，演變為必須聯合德國主導歐盟統合，卻又抗衡德國獨霸歐洲；而統一後的德國因主權回復及人口與經濟實力強大等因素，使其在歐洲統合的權力配置關係上有所改變；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分別藉由加入歐盟與北約來協助其經濟穩定發展與確保國家安全。在此變動的權力互動關係中，不管是原歐盟會員國或新歐盟會員國都希望透過歐洲統合的力量，來提升其個別的國家地位及在全球範圍的競爭力。另一方面，歐盟將地中海聯盟成員資格擴及所有歐盟會員國，就歐盟的地緣政治意涵而言，是歐盟透過地中海聯盟及「歐洲－地中海自由貿易區」合作計畫擴大其在非洲地區的地緣政治影響力，除了穩固自非洲進口石油與天然氣的供應量外，最重要的目的在增進歐盟的能源安全。

伍、外部環境與歐洲統合

由於蘇聯共產主義集團瓦解，歐盟外部原本單一穩定的威脅消失，成為多樣化的安全問題，特別是中、東歐部分地區的種族衝突與國家衰弱，及俄羅斯轉型所可能爆發的不確定性問題等。⁸⁸面對這些議題，西歐國家一方面期藉由歐盟東擴來解決歐洲東側潛藏的經濟與政治問題，另一方面，安全議題則透過北約借助美國的力量，以軍事聯盟的方式來保障歐洲和平。

一、北約東擴與美、歐互動關係

長期以來美國承擔北約極大部分的歐洲軍事防禦工作，隨著蘇聯共產主義集團瓦解，威脅焦點移轉至中東地區，再加上美國本身的財政問題，降低了美國在歐洲的戰

註⁸⁷ “A Union for the Mediterranean (13 and 14 March 2008),” 30 Nov. 2009, <http://www.diplomatie.gouv.fr/en/european-union_157/eu-in-the-world_1491/union-for-the-mediterranean_6417/index.html?var_recherche=Mediterranean+>. “French Foreign Policy: Club Med,” *The Economist*, 21 Feb. 2008, <http://www.economist.com/world/europe/displaystory.cfm?story_id=10737734>. “The Franco German Relationship: The Awkward Partners,” *The Economist*, 13 March 2008, <http://www.economist.com/world/europe/displaystory.cfm?story_id=10853775>. and “EU Leaders Agree to Weakened Mediterranean Union Plan,” *Euobserver*, 14 March 2008, <<http://euobserver.com/9/25835>>

註⁸⁸ Angela E. Stent, *Russia and Germany Reborn: Unification, the Soviet Collapse, and the New Europ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14.

略利益。因此，美國希望歐洲國家能為本身的防禦工作再多承擔一些責任，以降低其在北約軍事防禦上的負擔。^⑩但是不可否認地，美國在歐洲仍存在著利益，歐洲仍被視為其軍事基地中重要的戰略點。^⑪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美國無法獨立對抗各種挑戰，仍需要與歐洲國家維繫好真正的夥伴關係。為此，1990 年美國將其冷戰時期對蘇聯共產主義集團所採取的圍堵政策，轉換為擴大美國的影響力至前蘇聯勢力範圍地區，並企圖將前蘇聯共產主義集團融入西方政治與經濟體系中。^⑫換言之，這一轉折的結果是美國主導北約東擴，使西方陣營在前蘇聯勢力範圍內獲取地緣政治所得，而美國得以繼續影響歐洲的權力互動關係。

相對於美國的立場，歐盟會員國雖然意識到歐洲需要有效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並成立歐洲快速反應部隊，意圖強化歐洲的軍事力量。但是以擔任任務的強度、具完全作戰能力的實戰經驗、獨立進行軍事行動的等級、軍隊部署時限，及國防預算與軍事設備等項目來看，歐洲快速反應部隊與北約反應部隊相比較，歐洲快速反應部隊缺乏絕對壓制性的軍事武力，因此美國對歐洲安全仍然具有某種程度的便利性。^⑬對歐洲國家而言，在未建造出一支軍隊可以完全替代北約聯合部隊之前，美國的軍事力量對歐洲國家而言仍非常重要。^⑭因此，西歐國家希望透過北約借助美國的力量，來建造和平穩定的外部秩序。

在美、歐各依己利的基礎下，具有「制霸心臟地帶」特質的東歐地區國家從前蘇聯的衛星國體系，成為美國與歐盟原會員國的防禦壁壘區。1999 年、2004 年及 2009 年北約向中、東歐擴大，成員國遽增為 28 國。^⑮北約東擴使美國在歐洲的戰略前沿大幅向東推進，並使北約擁有了一道從波羅的海到黑海不間斷的戰略防線。^⑯另一方面，再

註 ⑩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Budgetary and Military Effects of A Treaty Limiting Conventional Forces in Europe* (Washington, D.C.: The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1990).

註 ⑪ 美國將歐洲大陸視為護衛其本國領土的安全壁壘的外交原則，起自 1950 年美國總統杜魯門時期，此一原則仍被現今的歐巴馬政府遵循。這一點由 2010 年 1 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 (Hillary Clinton) 對法國軍方所發表的言論即可證明，該言論提及「事實上，歐洲的安全仍然是美國外交與安全政策的後盾。一個強大的歐洲對我們的安全與繁榮是具有決定性的。」(…, in fact, European security remains an anchor of U.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A strong Europe is critical to our security and our prosperity.) “Remarks on the Future of European Security,”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Speaks at France’s L’Ecole Militaire on Jan. 29, 2010,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02/01/remarks_on_the_future_of_european_security?page=0,0>, February 1, 2010.

註 ⑫ 1990 年 3 月，美國布希政府向其國會提出「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說明美國政策的轉變。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The White House, March 1990).

註 ⑬ 波士尼亞及科索沃兩場戰爭即可證明歐洲軍事能力的不足。Saul Bernard Cohen,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78.

註 ⑭ 「歐盟峰會討論決策制度改革」，BBC 中文網，2000 年 12 月 08 日，<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1060000/newsid_1061700/1061748.stm>

註 ⑮ 捷克、匈牙利、波蘭、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斯洛伐克與斯洛維尼亞等十國先後加入北約。2009 年 4 月克羅埃西亞 (Croatia) 與阿爾巴尼亞 (Albania) 加入北約。

註 ⑯ 波羅的海及黑海之間的地區，包括多瑙河低地及中部河谷等中歐資源、通道及製造區，此即麥金德所稱的中間地帶 (Middle Tier)，麥金德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德、俄就是為爭奪此區控制權而戰。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pp. 77-78, 111-120.

加上 2004 年及 2007 年歐盟兩次擴大，造成對繼承前蘇聯最多遺產的俄羅斯重大的地理威脅感。

北約與歐盟先後東擴，俄羅斯所面對的是一個地域大小、軍事實力、經濟與人力資源大為增長的西方集團，尤其北約東擴對俄羅斯而言，就像美國恐懼單一歐亞大陸權力集團崛起一樣。俄羅斯視北約為美國權力投射的工具，而現在這一組織正在吸收前蘇聯在二次大戰後於其西翼所建立的緩衝國家群，此使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受到前所未有的擠壓，也感受到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

北約三次擴大，對歐盟而言是藉美國之力強化其東側的安全邊界。但是如果北約再如美國倡議：向俄羅斯的鄰接國烏克蘭（Ukraine）及喬治亞（Georgia）擴大，⁹⁶將會讓俄羅斯面對二次大戰後的最大威脅，此有激怒俄羅斯的風險。目前歐洲國家無意北約或歐盟再向東擴大，⁹⁷因而美國對北約東擴的熱衷也被迫停止。

二、歐盟統合與俄羅斯的能源戰略

對俄羅斯而言，歐盟與北約東擴已經侵入其傳統地緣政治觀中「領土海峽」的範圍；即波羅的海三國、獨立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及東歐地區。⁹⁸北約與歐盟東擴前，「領土海峽」是俄羅斯領土邊緣的大緩衝帶，如今轉變為包圍俄羅斯的半環形地帶，制約著俄羅斯能源輸出的對外經濟聯繫通道，同時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與增添其國家安全的受威脅感。⁹⁹因此，俄羅斯必須防止其「領土海峽」完全落入其他地緣政治中心區或強權的勢力範圍（如歐盟、北約及美國等），影響其國家發展。

由於美國將歐洲視為其地緣戰略的一部分，¹⁰⁰再加上大多數歐洲國家同時為歐盟與北約的成員國，因此，俄羅斯將歐盟歸類為西方集團，等同於美國在歐洲勢力擴張的另一支撐力量。面對歐盟東擴與美國擴大勢力範圍的戰略，俄羅斯當然不會漠視其地緣政治安全問題。

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俄羅斯位居歐亞大陸心臟地帶，擁有豐富的石油與天然氣

註⁹⁶ Joshua Kucera, "NATO: Bush's Support for Georgia, Ukraine is No Pose," *The Central Eurasia Project*, 2 April 2008, <<http://www.eurasianet.org/departments/insight/articles/eav040208.shtml>>. And, "Bush Vows Support for Ukraine, Georgia NATO Hopes," *Foxnews.com*, 1 April 2008, <<http://www.foxnews.com/story/0,2933,344194,00.html>>

註⁹⁷ 歐盟的立場可從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會晤俄國總統麥維德夫（Dmitri Medvedev）的行動而了解。在會晤中，梅克爾直接表明德國不支持美國擴大北約的立場。Marc Champion, "Merkel Slows NATO Bids by Georgia and Ukrain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3 2008,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2297151270999027.html>>. And, "Merkel: Too Soon for Georgia's MAP," *In Georgia*, 3 Oct. 2008, <<http://www.ingeorgia.org/merkel-too-soon-for-georgia%e2%80%99s-map/>>.

註⁹⁸ 顧志紅著，*事實與真相－俄羅斯地緣政治與外交*（長春：長春出版社，2009年），頁35~36。

註⁹⁹ Richard L. Kugler, with Marianna V. Kozintseva, *Enlarging NATO: the Russia Factor*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1996), pp. 15~20.

註¹⁰⁰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0*.

等能源資源，^⑩具有實施能源外交的優越地緣政治經濟條件。從二十一世紀開始，俄羅斯已經逐漸改變過去前蘇聯時期依靠軍事與政治力量來確保其地緣政治地位的策略，轉而利用天然資源來發展對外關係。^⑪因此，歐盟會員國包括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在內都被俄羅斯列為是其能源操控的對象。

俄羅斯是歐盟最大的能源進口國，^⑫歐盟會員國對俄羅斯能源的高度依賴，使其必須承受相當大的地緣政治風險；另一方面，歐盟進口俄羅斯的能源，涉及俄羅斯政府的能源外交計畫，^⑬這兩大因素讓歐盟必須積極地尋找其能源安全問題的解決之道。2008 年歐盟以地緣政治為策略基礎，建構「泛歐洲能源網絡」(The Trans-European Energy Networks, TEN-E)，目的為降低歐盟國家對少數或單一天然氣供應來源的過度依賴，將中、東歐與東南歐地區國家的天然氣市場納入歐盟的大能源市場，串連中歐與東南歐，使歐洲南、北的天然氣與電力得以相互連結，建立歐盟內部的能源共同體。^⑭2009 年歐盟首次將能源政策正式納入歐洲統合的基礎條約，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⑮為歐盟在執行與協調能源安全戰略時提供法律基礎，一方面顯示歐盟對其內部能源統合的決心，另一方面也凸顯能源在歐洲統合中的重要性。

歐洲統合的初衷是希望藉由歐洲國家權力與資源統合的力量來復甦歐洲經濟、提升歐洲國家地位及防止戰爭，而歐洲人也確實達到此些目的。在二十一世紀新安全觀

註^⑩ 俄羅斯擁有世界最大的天然氣蘊藏量、第二大煤蘊藏量及第八大原油蘊藏量。

註^⑪ 俄羅斯的「2020 年前俄羅斯能源戰略」中，論及其對外經濟活動與能源外交部分，強調借助能源外交促進經濟復蘇與維護地緣利益。The Govern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e Summary of the Energy Strategy of Russia for the Period up to 2020* (Moscow: Ministry of Energ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003).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Energy Strategy of Russia for the Period up to 2030* (Moscow: Institute of Energy Strategy, 2010).

註^⑫ 歐盟的能源有 53.1%需要仰賴進口。其中，原油有 34%、天然氣有 48%，以及煤有 26.1%，必須從俄羅斯進口。European Commission, *EU Energy and Transport in Figures: Statistical Pocket Book 2010* (Luxembourg: Publication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0), pp. 30~32.

註^⑬ 參閱 Ministry of Energ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Energy Strategy of Russia: For the Period Up to 2030* (Moscow: Institute of Energy Strategy, 2010), pp. 75~83. 俄羅斯以依賴其能源極深的中、東歐前蘇聯衛星國為戰略操控核心，藉由北溪(Nord Stream)天然氣管線計畫，將俄羅斯輸往西歐與東歐地區的天然氣管線分開，利用豐富的石油與天然氣等資源分別對東歐及西歐擴展其地緣政治的影響力，透過能源地緣經濟，建構復興其國家地位的外交戰略。

註^⑭ 「泛歐洲能源網絡」由以下五大區域網絡組成：一、波羅的海相互連結計畫(Baltic Interconnection Plan)、二、南方天然氣走廊(Southern Gas Corridor)、三、中、東歐天然氣與電力連結網、四、地中海能源圈(Mediterranean Energy Ring)、五、發展北海近海電力輸送網(North Sea Offshore Grid)、六、增加液態天然氣的利用。參閱 European Commission, *EU Energy Security and Solidarity Action Plan: Second Strategic Energy Review*, <http://ec.europa.eu/energy/strategies/2008/2008_11_ser2_en.htm>. May 26, 2011.

註^⑮ 里斯本條約將能源供應安全、競爭力與可持續性等列為歐盟能源政策核心目標，目的為確保能源市場功能、能源供應、節能與提高能源效力、發展新能源，以及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等議題。“Treaty of Lisbon Amending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nd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Signed at Lisbon, 13 Dec. 2007,”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 306, Vol. 50 (17 Dec. 2007), p. 46.

中，能源是相當重要的議題，^⑩也是後冷戰時期國際政治間權力互動關係的關鍵。對歐盟而言，能源安全是當前歐洲統合中重要的地緣政治安全課題，因為這與歐洲工業、經濟發展及歐洲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由於歐盟國家缺乏自給自足的能源來源，再加上溫室效應問題、北非與中東地區能源來源不穩定及受日本核災的影響等，使得歐盟國家在中、短期內很難排除其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此一結果讓歐盟的能源安全直接與俄羅斯本身的地緣政治經濟安全相關聯。因此，就歐洲的地緣政治來看，歐盟要加強其能源安全，惟有加強其內部資源統合、強化共同能源政策及多元化能源輸入管道，^⑪以集體安全戰略的方式才能有效地處理此一議題。

總體而言，美國透過北約及經貿往來等與歐洲有軍事安全及經濟連結，俄羅斯因地緣及能源與歐洲有難以分離的關係。就國家對地理空間的控制與影響力而言，俄羅斯掌握當前國際政治權力競爭中最核心的焦點——能源，此遠勝過美國藉由北約在歐洲擴大勢力範圍及在波蘭與捷克等中、東歐國家設置彈道飛彈防禦體系（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BMD）。^⑫從二十世紀中葉到二十一世紀初，俄羅斯與美國在歐洲大陸的權力競逐，其權力交界線從西德東界移轉到中、東歐國家，其中歐洲統合不斷地進行，不論是俄羅斯的能源外交戰略或是美國的勢力擴張都涉及兩大強權對歐洲地理空間的權力操作。在這兩大作用力之下，歐盟必須取得一個權力平衡的位置，才得以維護歐盟的整體利益。總之，統合後的歐洲仍無法避免受美、俄兩國的影響，但是以集體力量來回應外部強權對歐洲地緣政治的介入，能將受影響的程度降低。

陸、結 論

歐洲統合至今，歐洲主要國家之間、及其與美國、俄羅斯（蘇聯）的權力互動，以及這些權力與歐洲地理空間的互動關係形塑出不同的歐洲地緣政治意涵。二次大戰後至 1989 年蘇聯共產主義集團瓦解前，歐洲的地緣政治受到美、蘇兩大強權對峙的制約，在法國主導下，展現出歐洲國家藉由權力與資源統合的力量，自力救濟及防止任何歐洲強權再度破壞歐洲和平。1990 年至 2007 年歐盟最近一次擴大，歐洲統合仍受美國與俄羅斯兩大外部權力的影響，但歐洲本體更深刻與具體的影響是來自於德國統一與蘇聯共產主義集團的瓦解。在德、法兩國競合關係中，歐盟將中、東歐地區納入

註^⑩ 參閱 Roy Smith, Imad El-Anis, and Christopher Farrand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Analyses* (New York: Longman, 2011), pp. 195~210. And, Michael Klare, "The New Geopolitics," p. 51.

註^⑪ 如籌建中的納布科天然氣管線（Nabucco pipeline）計畫。該管線繞過俄羅斯，從亞塞拜然到土耳其，再經由保加利亞、羅馬尼亞與匈牙利輸送到奧地利，再由奧地利轉輸送到歐洲其他國家，計畫直接將裏海與中東的天然氣輸入歐洲。另外，還有跨裏海天然氣管線（Trans Caspian Pipeline）等計畫，繞過俄羅斯，連結中亞其他管線，將天然氣輸送到歐洲。

註^⑫ Steven A. Hildreth and Carl Ek,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Long-Range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in Europe*, Order Code RL34051, July 24, 2008, <<http://fpc.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09545.pdf>>, July 20, 2011.

歐洲統合範圍，以國家權力與資源統合的力量來防患可能危害歐洲和平穩定秩序的因素，同時更具有建構自主安全空間與歐盟會員國藉歐洲統合追求個別國家利益的地緣政治意涵，其中不乏制約統一德國的過度強大。2007 年至今，歐洲統合的地緣政治意涵直接與安全議題相連結，尤其能源安全。此一時期歐洲統合的方向多朝向緊密聯盟方式進行，特別是里斯本條約，設立（常設）主席（President）及外交與安全事務高階代表（The High Representative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並納入能源政策，凸顯歐盟加強其安全與自主能力的安排。雖然歐洲國家無法完全排除美國與俄羅斯對歐洲統合的影響，但是增加歐盟自主能力，即有助於降低這兩大外部影響力。目前，歐洲國家仍需要跨越北大西洋，與美國進行軍事安全合作，借助北約的軍事力量維護歐洲和平穩定的安全秩序，此有助於歐洲統合持續進行；而向東則需要與俄羅斯維持在地緣政治經濟方面的盟友關係，以確保其地緣政治與能源安全。

2007 年東擴後的歐盟與 2009 年擴大後的北約一致地將其東界線停在東歐地區，其中最大的原因在於俄羅斯因素。這使歐洲統合的地緣政治斷層線從波羅的海到黑海，圍繞著麥金德的軸心地區切分開來。美國與俄羅斯將被麥金德視為具有「制霸心臟地帶」特質的東歐地區，視為其地緣戰略的操縱區。兩國的權力角力持續在歐洲進行，而歐洲國家夾處其中，難以脫離受兩大國家的地緣戰略影響。就整體歐洲國家的利益而言，統合有助於歐洲國家以區域層級來對抗美、俄對峙壓力，也有助於歐洲國家從區域層級處理跨越國家地理邊界的能源、糧食、人口、生存環境及安全等問題，使歐洲較具有全球競爭優勢。

1945 年之前，戰爭是歐洲歷史的常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迄今，歐洲國家以實際行動證明其國家間最佳的權力互動模式是在歐洲內部資源（煤鋼、經濟、社會、運輸、農業及原子能等）統合的基礎下，依共同體的法律（*acquis communautaire*）採取共同立場（*common position*）及聯合行動（*joint action*）等機制，建造歐洲內部長期穩定的和平秩序、謀求個別會員國的國家利益，^⑩及對抗歐洲外部的威脅，此由歐洲國家處理新近發生的金融危機模式即可明白。

當代歐洲統合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且持續進行中。雖然歐洲國家所採取之共同立場與聯合行動模式已經成為他們消弭紛爭與化解危機的方式，然而，不論統合後歐洲的政治權力配置、疆界、思想，以及科技的變動為何，歐盟會員國仍以其個別國家的地理特質做為外交政策基本原則的思考邏輯，此最大的原因在於地理涉及國家對自然資源的掌控與其維護安全的方式。循此，即使當前歐洲統合的程度已遠大於二十世紀中、晚期，但從統合至今，歐洲國與國之間的政治地理邊界因國家護衛其個別利益，依舊存在。歐洲國家對歐洲統合的期待來自於護衛與擴大國家利益，除了經濟統合利益外，會員國的政治意圖也是統合重要的推動力量。因此，德、法兩大強權為建立以

註⑩ 參閱 Article B, Title I Common Provisions, and Article J.2 (2), (3), J.3 (2), Title V Provisions On A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nd, "Treaty of Lisbon Amending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nd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Signed at Lisbon, 13 Dec. 2007."

他們為領導核心的歐洲是可以預期的，但是未來兩國及歐盟其他會員國如何處理彼此之間的歧見，以及美、俄兩大強權在歐洲的權力角力如何影響歐洲國家間的權力互動，將會是未來歐洲地緣政治如何被形構的動力所在。

* * *

(收件：100年1月17日，接受：101年6月5日)

The Geopolitical Meanings of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Sheue-Feng Wu

Ph.D.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 began in 1951. With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there were three dimensions of power interactions: the interaction among European states, the interaction among America, Russia (Soviet Union), and European state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reat powers and the European geographical spac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 unification of Germany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Russian communist bloc, and to the latest expansion of EU, the geopolitical changes had important impacts and signified different geopolitical meanings for Europe.

Under these complicated power interactions, the European states affirmed that the best mode of their power interaction was to integrate their resources, and undertake common positions and joint actions. But no matter how deep or wide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was, the political boundaries among European states still existed to protect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Except for the interest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political intentions of the EU member states also gave an important impetus to integrate. Therefore, power interactions were the key elements to affect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This article is at the core of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a spatial or geographic perspective.” It tries to trace back in a macro- historical view and uses the classical geopolitical approach to discus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Keywords: European Integration, Geopolitics, European Union, NATO, Energy Security

參考文獻

- 「歐盟峰會討論決策制度改革」, BBC 中文網, 2000 年 12 月 08 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1060000/newsid_1061700/1061748.stm>
- 吳志中, 「地緣政治理論與兩岸關係」, *國際關係學報*, 第 18 期 (2003 年), 頁 103~127。
- 沈玄池、洪德欽編, *歐洲聯盟：理論與政策* (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1998 年), 頁 32~36。
- 洪丁福, *德國的分裂與統一：從俾斯麥到柯爾*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4 年), 頁 194~196。
- 張錫模, *聖戰與文明：伊斯蘭與世界政治首部曲 AD 610-1914* (臺北：玉山社, 2003), 頁 30~31。
- 莫大華, 「批判性地緣政治戰略之研究」, *問題與研究*, 第 47 卷第 2 期 (2008 年 6 月), 頁 61。
- 遠藤乾編, 國立編譯館譯, *歐洲統合史* (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010 年), 頁 118~119。
- 薛曉源、陳家剛編, *全球化與新制度主義* (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007 年), 頁 79~97。
- 藍玉春, 「歐盟多層次治理：論點與現象」, *政治科學論叢*, 第 24 期 (2005 年 6 月), 頁 49~76。
- 顧志紅, *事實與真相－俄羅斯地緣政治與外交* (長春：長春出版社, 2009 年), 頁 35~36。
- Agnew, John, Katharyne Mitchell, and Geróld Ó Tuathail eds., *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3).
- Albrecht-Carrié, René,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 Blouet, Brian W., *Geopolitics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 2001).
- Brzezinski, Zbigniew,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 Bullock, Alan, *Hitler and Stalin: Parallel Liv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3).
- Carter, Jimmy,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1980," January 23, 1980, <<http://www.jimmycarterlibrary.gov/documents/speeches/su80jec.phtml>>. Dec 26, 2011.
- Champion, Marc, "Merkel Slows NATO Bids by Georgia and Ukrain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3 2008,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2297151270999027.html>>.
- Chapman, Bert, *Geopolitics: A Guide to the Issues* (New York: Praeger, 2011).
- Churchill, Winston S., *The Second World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Boston: Houghton

- Mifflin Company, 1953).
- Cohen, Saul Bernard, *Geography and Politics in a World Divid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_____,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9).
- Commission Press-releases Memo (03) 23 (Jan. 31, 2003),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Action.do?reference=MEMO/03/23&format=HTML&aged=0&language=EN&guiLanguage=en>>.
- Corbridge, S. & J. Agnew, “The U.S. Trade and Federal Deficits in Global Perspective: An Essay in Geo-political Econom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No. 9 (1991), pp. 71~90.
- Cowen, Deborah and Neil Smith, “After Geopolitics? From the Geopolitical Social to Geoeconomics,” *Antipode*, Vol. 41, No. 1 (2009), pp. 25, 42.
- Demko, George J. and William B. Wood eds., *Reordering the World: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21st Centu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 Dougherty, James E.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2001).
- Europa, <http://europa.eu/abc/history/1980-1989/1989/index_en.htm>, and <http://europa.eu/abc/history/1990-1999/1990/index_en.htm>.
- European Commission, *EU Energy and Transport in Figures: Statistical Pocket Book 2010* (Luxembourg: Publication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0).
- _____, *EU Energy Security and Solidarity Action Plan: Second Strategic Energy Review*, <http://ec.europa.eu/energy/strategies/2008/2008_11_ser2_en.htm>. May 26, 2011.
- Frankel, Joseph,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45-1973*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George, Stephen, *An Awkward Partner: Britain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Glassner, Martin Ira and Harm J. de Blij, *Systematic Pol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80).
- Gray, Colin S., *The Geopolitics of Super Power*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8).
- Hay, William Anthony, “Geopolitics of Europe,” *Orbis*, Vol. 47, Issue 2 (Spring, 2003).
- Heffernan, Michael, *The Meaning of Europe: Geography and Geopolitics* (New York: Arnold, 1998).
- Hildreth, Steven A. and Carl Ek,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Long-Range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in Europe*, Order Code RL34051, July 24, 2008, <<http://fpc.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09545.pdf>>, July 20, 2011.

- Holborn, Hajo,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World Politics*, Vol. 6, No. 1 (Oct., 1953), pp. 1~30.
- Hyde-Price, Adrian, *Germany and European Order: Enlarging NATO and the EU*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2000), pp. 130, 173.
- Ikenberry, G. John,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Katzenstein, Peter J. eds., *Tamed Power: Germany in Europ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 Kennedy, Pau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 Keuschigg, Christian, Mirela Keuschigg, and Wilhelm Kohler, "The German Perspective on Eastern EU Enlargement," *University of Saarland Economic Series No. 0007*, March 2000.
- Kinder, Hermann and Werner Hilgemann, *The Penguin Atlas of World History Volume 2: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Present*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 Klare, Michael, "The New Geopolitics," *Monthly Review*, Vol. 55, No. 3 (July-August 2003), pp. 51~54.
- Kucera, Joshua, "NATO: Bush's Support for Georgia, Ukraine is No Pose," *The Central Eurasia Project*, 2 April 2008, <<http://www.eurasianet.org/departments/insight/articles/eav040208.shtml>>.
- Kugler, Richard L., with Marianna V. Kozintseva, *Enlarging NATO: the Russia Factor*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1996).
- Larrabee, F. Stephen, "The View from Moscow," *The Two German States and European Securi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 pp. 196~197.
- Levy, Jacques, eds., *From Geopolitics to Global Politics: A French Connection*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1).
- Luttwak, E.N., "From Geopolitics to Geo-economics, Logic of Conflict, Grammar of Commerce,"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20 (1990), pp. 17~24.
- Mackinder, Halford J.,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23, No. 4 (April, 1904), pp. 421~437.
- _____,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Foreign Affairs*, Vol. 21, No. 4 (July, 1943), pp. 595~605.
- _____,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42).
- Mahan, Alfred Thayer,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18).
- Mamadouh, V. D., "Geopolitics in the Nineties: One Flag, Many Meanings," *GeoJournal*, No. 46 (1998), p. 238.

- Ministry of Energ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Energy Strategy of Russia: For the Period Up to 2030* (Moscow: Institute of Energy Strategy, 2010).
- Mitrany, David, *A Working Peace System*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6), pp. 70~71.
- Monnet, Jean, trans. by Richard Mayne, *Memoirs*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78).
- Moravcsik, Andrew, “Negotiating the Single European Act: National Interests and Conventional Statecraft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5, No. 2 (1991), pp. 15~26.
- Naumann, Klaus,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O and the Shaping of European Security,” Center for Strategic Decision Research (CSDR), December 21, 2003, <<http://www.csdr.org/95Book/Naumann.htm>>.
- Nogee, Joseph L. and Robert H. Donaldson, *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4).
- O’Loughlin, John, *Dictionary of Geopolitic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4).
- Otte, Max, with Jürgen Greve, *A Rising Middle Power? German Foreign Policy in Transformation, 1989-1999*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 Overhaus, Marco, Hanns W. Maull, and Sebastian Harnisch eds., “The New Neighbourhood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Perspectives from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France, Germany, Poland, Ukraine and Moldova,” *Foreign Policy in Dialogue*, Vol. 7, Issue 19 (2006), pp. 21~25, <<http://www.deutsche-aussenpolitik.de/newsletter/issue19.pdf>>. July 10, 2011.
- Parker, Geoffrey, *A Political Geography of Community Europe* (London: Butterworths, 1983).
- _____,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Pinter, 1998).
- _____, Geoffrey,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Croom Helm, 1985).
- Schnabel, Rockwell A., with Francis X. Rocca, *The Next Superpower? The Rise of Europe and Its Challenge to the United State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5).
- Reynolds, David, *From Munich to Pearl Harbor: Roosevelt’s Americ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Chicago: Ivan R. Dee, 2001).
- Roberts, J. M., *The Penguin History of Europe*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7).
- Smith, Roy, Imad El-Anis, and Christopher Farrand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Analyses* (New York: Longman, 2011).
- Smyser, W. R., *From Yalta to Berlin: the Cold War Struggle over Germany* (London: Macmillan, 1999).
- Spykman, Nicholas John, “Geography and Foreign Policy, I,” *The American Political*

- Science Review*, Vol. 32, No. 1 (Feb., 1938), pp. 28~50.
- _____, “Geography and Foreign Policy, II,”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2, No. 2 (Apr., 1938), pp. 213~236.
- _____,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2).
- _____,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4).
- Statistical Off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Europe in Figures —Eurostat Yearbook 2006-07* (Luxembourg: Office of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6).
- Stent, Angela E., *Russia and Germany Reborn: Unification, the Soviet Collapse, and the New Europ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Budgetary and Military Effects of A Treaty Limiting Conventional Forces in Europe* (Washington, D.C.: The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1990).
- The Govern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Energy Strategy of Russia for the Period up to 2030* (Moscow: Institute of Energy Strategy, 2010).
- _____, *The Summary of the Energy Strategy of Russia for the Period up to 2020* (Moscow: Ministry of Energ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003).
-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2).
-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The White House, March 1990).
- _____,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2002).
- Tuathail, Geróld Ó, *Critical Geo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6).
- Walton, C. Dale, *Geopolitics and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ultipolarity and the Revolution in Strategic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2007).
- X,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Vol. 25, No. 4 (July, 1947) , pp. 566~582.
- Xenakis, Dimitris K., and Panayotis J. Tsakonas, “Union for the Mediterranean National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 *Hellenic Studies*, Vol. 17, No. 2 (2009), pp. 27~28.
- “A Union for the Mediterranean (13 and 14 March 2008) , ” 30 Nov. 2009, <http://www.diplomatie.gouv.fr/en/european-union_157/eu-in-the-world_1491/union-for-the-mediterranean_6417/index.html?var_recherche=Mediterranean+>
- “An Open Letter To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From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Radio Free Europe Radio Liberty*, 16 July 2009, <http://www.rferl.org/content/An_Open_Letter_To_The_Obama_Administration_From_Central_And_Eastern_Europe/1778449.

html>

“Bush Vows Support for Ukraine, Georgia NATO Hopes,” *Foxnews.com*, 1 April 2008, <<http://www.foxnews.com/story/0,2933,344194,00.html>>

Otte, Max, with Jürgen Greve, *A Rising Middle Power? German Foreign Policy in Transformation, 1989-1999*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EU Leaders Agree to Weakened Mediterranean Union Plan,” *Euobserver*, 14 March 2008, <<http://euobserver.com/9/25835>>

“French Foreign Policy: Club Med,” *The Economist*, 21 Feb. 2008, <http://www.economist.com/world/europe/displaystory.cfm?story_id=10737734>

“Merkel: Too Soon for Georgia's MAP,” *In Georgia*, 3 Oct. 2008, <<http://www.ingeorgia.org/merkel-too-soon-for-georgia%e2%80%99s-map/>>.

“Remarks on the Future of European Security,”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speaks at France's L'Ecole Militaire on Jan. 29, 2010,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02/01/remarks_on_the_future_of_european_security?page=0,0>, February 1, 2010.

“Speech by President Sarkozy Before the Students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Applied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Tunis, 30 April 2008),” 3 Dec. 2009, <http://www.diplomatie.gouv.fr/en/european-union_157/eu-in-the-world_1491/union-for-the-mediterranean_6417/speech-by-president-sarkozy-at-the-national-institute-of-applied-sciences-and-technology-30.04.08_11447.html>

“The Eisenhower Doctrine, 1957,”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953-1960/Eisenhower Doctrine](http://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953-1960/Eisenhower_Doctrine)>, Dec. 26, 2011.

“The Franco German Relationship: The Awkward Partners,” *The Economist*, 13 March 2008, <http://www.economist.com/world/europe/displaystory.cfm?story_id=10853775>.

“The Truman Doctrine,”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history.state.gov/departmenthistory/short-history/truman>>. Dec. 26, 2011.

“Treaty of Lisbon amending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nd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Signed at Lisbon, 13 Dec. 2007,”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 306, Vol. 50 (17 Dec. 2007), p. 46.

“The original Treaties,” *Europedia.moussis.eu*, <http://europedia.moussis.eu/books/Book_2/2/2/1/index.tkl?all=1&pos=19>, Dec. 13, 2011.

“Treaties of Rome,” Eurofound, <<http://www.eurofound.europa.eu/areas/industrialrelations/dictionary/definitions/treatiesofrome.htm>>, Dec. 13, 2011.